

非常经典

世界文学史上最优美丰满感性的女性形象。她以内心体验的深刻与感情的强烈真挚，以蓬勃的生命力和悲剧性命运道出：“一切全是虚伪、全是谎言、全是欺骗、全是罪恶。”昭示了当时动荡的俄国社会中人的命运。

安娜·卡列宁娜

(二)



[俄国] 列夫·托尔斯泰

CLASSIC

新疆青少年出版社
喀什维吾尔文出版社

非常经典

安娜·卡列宁娜(二)

(俄国)列夫·托尔斯泰 著

新疆青少年出版社
喀什维吾尔文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非常经典/张兴主编. —喀什:喀什维吾尔文出版社;乌鲁木齐:新疆青少年出版社, 2006

ISBN 7-5373-1405-5

I. 非... II. 张... III. 文学—作品—世界—青少年读物 IV. I106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6)第 001920 号

非常经典

安娜·卡列宁娜(二)

(俄国)列夫·托尔斯泰 著

新疆青少年出版社 出版
喀什维吾尔文出版社

(乌鲁木齐市胜利路 100 号 邮编:830001)

北京市朝教印刷厂印刷

开本:850mm×1168mm 32 开

印张:2000 字数:20000 千

2006 年 1 月第 1 版 2006 年 1 月第 1 次印刷

印数:1—3000

ISBN 7-5373-1405-5 总定价:5160.00 元(共 200 册)

如有印装质量问题请直接同承印厂调换

前言

铭刻岁月的灿烂，绽放思想的力量。采撷智慧的点滴，汇聚灵感的微妙。经典闪烁永恒的光辉，名著恪守信仰的魅力。名著带我们穿梭时空的隧道，追寻先贤的足迹，触击他们内心深处迸发的精神火花。尽情品味世界文坛浓郁的墨香，彻底释放世界名著永恒的青春，让我们在高于单纯的情感层面的灵魂世界，凝聚来自生命质地的坚韧、唯美、神奇和信念。感受世界名著的原汁原味，就在我们与您相伴的名著之旅。

在这套《非常经典》丛书中，共收录了近 50 位国外作家的百余部作品，它们在某种程度上代表了时代的主题。会聚本套丛书的文学巨匠有莎士比亚、托马斯·哈代、查尔斯·狄更斯、雨果、儒勒·凡尔纳、巴尔扎克、莫泊桑、列夫·托尔斯泰、契诃夫、马克·吐温、海明威、泰戈尔、卡夫卡等等。大师们将文字编织起来的生活面貌、社会风貌、宇宙神秘，一一展现。我们透过今天的眼光去看当时的人、事、物以及存在着的万物时，看到的不是一种时代的距离感和空间的超越感，而恰恰是一种生命的责任感和参与感。对于人本身而言，我们所创造的奇迹和所犯下的罪孽，历史记载着，而我们怎样更好的共存，历史继续着。名著承载着历史和文学的双重效应，所以我们不仅仅要把名著作为一种精神升华，更重要

的是真实的思考与诚实的付出。相信青少年朋友们在体验名著的震撼时,一定能将人生的定义更好的诠释,并为自己的人格塑造和完善找到良师。

由于时间仓促加之编者水平有限,不足之处,敬请读者批评和指正。

编 者

作者简介



列夫·托尔斯泰(1828—1910年),19世纪俄国最伟大的作家。1828年9月出生在图拉省一个有名望的贵族世家。早年父母先后去世。童年和少年时代受过严格的贵族家庭教育。1844年进入喀山大学学习,受到法国启蒙思想的影响。1847年因不满学校教育,辍学回到家乡雅斯纳亚·波里亚纳。他在自己的庄园里试图改善农民处境,未获成功。1851年随长兄赴高加索,当了一名志愿兵,后又参加了克里米亚战争。

19世纪70年代末80年代初,列夫·托尔斯泰在长期

精神探索的基础上，完成了世界观的激变，与本阶级决裂，转向宗法农民一边。这时他加强了对专制制度的批判，但又进行“不以暴力抗恶”和“道德自我完善”的说教。

晚年的托尔斯泰始终为自己的思想情绪与农民有距离而深感痛苦，为自己的家庭生活与农民有巨大差距而十分不安。1910年11月10日离家出走，途中患肺炎，20日病逝于阿斯塔波沃车站，终年82岁。

托尔斯泰从19世纪50年代开始创作。主要作品有长篇小说《战争与和平》(1863—1869)、《安娜·卡列宁娜》(1873—1877)、《复活》(1899)，中短篇小说《伊凡·伊里奇之死》(1886)、《哈泽·穆拉特》(1904)，剧本《黑暗的势力》(1886)、《教育的果实》(1891)等。

目 录

第二部	1
十六	1
十七	8
十八	15
十九	18
二十	24
二十一	29
二十二	37
二十三	44
二十四	49
二十五	58
二十六	65
二十七	72
二十八	77
二十九	83

三十	89
三十一	95
三十二	100
三十三	107
三十四	114
三十五	124
第三部	133
一	133
二	138
三	142
四	152
五	159
六	167
七	172
八	178
九	185
十	190
十一	197
十二	202
十三	207
十四	217

十五	224
十六	231
十七	237
十八	244
十九	251
二十	255
二十一	260
二十二	271
二十三	278
二十四	284
二十五	289
二十六	294
二十七	300

第二部

十六

在归途中，列文详细询问了基蒂的病情和谢尔巴茨基家的计划，虽然他不好意思承认，是他听到的消息实在使他很快意。他快意的是他还有希望，尤其快意的是他曾使他那么痛苦，现在自己也很痛苦了。但是当斯捷潘·阿尔卡季奇开始说到基蒂的病因，而且提起弗龙斯基的名字的时候，列文就打断了他。

“我没有任何权利来预闻人家的私事，而且老实说，我也并不感兴趣。”

斯捷潘·阿尔卡季奇隐隐地微微一笑，在列文的脸色上觉察出他非常熟悉的那种迅速的变化，脸色刚才那样开



朗，现在一下子变得这样阴沉了。

“你和里亚比宁的树林买卖完全讲妥了吗？”列文问。

“是的，已经讲妥了。价钱真了不起哩，三万八千。八千现款，其余的六年内付清。我为这事奔走够了。谁也不肯出更大的价钱。”

“这样你简直等于把你的树林白白送掉了，”列文忧郁地说。“你怎么说是白白送掉了呢？”斯捷潘·阿尔卡季奇含着温厚的微笑说，知道这时在列文眼中看来什么都是不称心的。

“因为那座树林每俄亩至少要值五百卢布，”列文回答。

“啊，你们这些土财主！”斯捷潘·阿尔卡季奇戏谑地说。

“你们那种蔑视我们这些可怜的城里人的轻蔑口吻！……但是做起生意来的时候，我们比任何人都高明。我敢对你说，我通盘计算过的，”他说，“这树林实在卖到了很高的价钱——老实说，我还怕那家伙变卦哩。你知道这不是‘材木’，”斯捷潘·阿尔卡季奇说，希望用这种区别来使列文完全信服他的怀疑是没有道理的。“而且薪木每俄亩地也到不了十三俄丈以上，他平均每亩地给了我二百卢布。”

列文轻蔑地微笑着。“我知道这种态度，”他想，“不但



他如此，所有城里人都一样，他们十年中间到乡间来过两三次之后，学来两三句方言土语，就信口乱说起来，而且自以为完全懂了。‘材木每俄亩地达多少多少俄丈’。他说这些话其实自己一窍不通。”

“我并不想教你在办公室里书写公文，”他说，“如果必要的话，我还要向你请教哩。不过你未免过分自信了，竟然认为你懂得树林的一切门径。这是很困难的呀。你数过树了吗？”

“树怎么数法？”斯捷潘·阿尔卡季奇大笑着说，还在想为他的朋友解闷。“‘数海滨的沙，星星的光芒，那得有天大的本领……’”^①

“啊，里亚比宁就有这种天大的本领。没有一个商人买树林不数树的，除非是人家白送给他们，像你现在这样。我知道你的树林。我每年都到那里去打猎，你的树林每俄亩值五百卢布现金，而他却只给你二百卢布，并且还是分期付款。所以实际上你奉送给他三万卢布。”

“哦，不要想入非非了吧，”斯捷潘·阿尔卡季奇诉苦似的说。“那么为什么没有人肯出更高的价钱呢？”

“因为他和旁的商人串通好了呀，他收买了他们。我和

^① 奥布隆斯基引用的是杰尔查文的颂歌《上帝》开头的两句。



他们全打过交道，我了解他们。你要知道，他们不是商人，他们是投机家。赚百分之十到十五赢利的生意，他们是看不上眼的。他们要等待机会用二十个戈比买值一个卢布的东西。”

“哦，算了吧！你今天心情不好哩。”

“一点都不，”列文忧郁地说，正在这时他们到家了。

在台阶跟前停着一辆紧紧地包着铁条和柔皮的马车，车上套着一匹用宽皮带紧紧系着的肥壮的马。马车里坐着替里亚比宁当车夫的那位面色通红、束紫腰带的管账。里亚比宁本人已走进了屋子，在前厅里迎接这两位朋友。里亚比宁是一个高个子的、瘦削的中年男子，长着胡髭、突出的剃光的下巴和鼓出来的无神的眼睛。他穿着一件背部腰里钉着一排纽扣的蓝色长礼服，和一双踝上起皱、腿肚上很平板的长靴，外面罩上一双大套鞋。他用手帕揩了揩脸，然后整了整本来就十分妥帖的外套，他带着微笑迎接他们，向斯捷潘·阿尔卡季奇伸出手来，好像他要抓住什么东西似的。

“您已经来了，”斯捷潘·阿尔卡季奇说，把手伸给他。

“好极了。”

“我不敢违背阁下的命令，虽然路实在太坏了。我简直

是一路徒步走来的，但我还是准时到了。康斯坦丁·德米特里奇，我向您请安！”他对列文说，想去握他的手。但是列文皱起眉头，装作没有看见他的手，把鹁拿了出来。“诸位打猎消遣来吗？这是一种什么鸟呵，请问？”里亚比宁补充说，轻蔑地朝鹁瞧了一眼。“想必是一宗美味吧。”他很以为然地摇了摇头，好像他对于这玩意是否合算抱着很大怀疑似的。

“你要到书房里去吗？”列文用法语对斯捷潘·阿尔卡季奇说，阴郁地皱着眉头。“到书房里去吧，你们可以在那里谈。”

“好的，随便哪里都行，”里亚比宁神气十足地说，好像要使大家感觉到，在这种场合别人可能感到难以应付，但是他是什么事都能应付自如的。

走进书房，里亚比宁依照习惯四处打量了一番，好像在寻找圣像一般，但是当他找着了的时候，他并没有画十字。他打量着书柜和书架，然后怀着像他对待鹁那样的怀疑姿态，轻蔑地微微一笑，不以为然地摇了摇头，好像决不认为这是很合算的一样。

“哦，您把钱带来了吗？”奥布隆斯基问。“请坐。”

“啊，不用担心钱。我特地来和您商量哩。”



“有什么事要商量呢？请坐吧。”

“好的，”里亚比宁说，坐了下来，以一种最不舒服的姿势把臂肘支在椅背上。“您一定得稍为让点价，公爵。这样子未免太叫人为难了。钱通通预备好了，一文钱也不少。至于钱决不会拖欠的。”

列文这时刚把枪放进柜子里，正要走到门外去，但是听到商人的话，他就停下脚步。

“实际上您没有花什么代价白得了这片树林，”他说。“他来我这里太迟了，要不然，我一定替他标出价钱来。”

里亚比宁立起身来，默默无言地浮上一丝微笑，他从头到脚打量了列文一番。

“康斯坦丁·德米特里奇是很吝啬的，”他带着微笑转向斯捷潘·阿尔卡季奇说。“简直买不成他的任何东西。我买过他的小麦，出了很大价钱哩。”

“我为什么要把我的东西白送给您？我不是在地上拾来的，也不是偷来的。”

“啊唷！现在哪能偷呢？一切都得依法办理，一切都得光明正大，现在要偷是办不到的啊。我们老实实在地商量。这树林价钱太高，实在不上算。我要求稍稍让点价，哪怕是一点点。”

“但是这笔生意你们已经讲定了没有？如果讲定了，那就用不着再讨价还价；可是如果没有的话，”列文说，“我买这座树林。”

微笑立刻从里亚比宁的脸上消失了，剩下的是兀鹰一般的、贪婪残酷的表情。他用敏捷的、骨瘦如柴的手指解开常礼服，露出衣襟没有塞进裤腰里的衬衫、背心上的青铜纽扣和表链，连忙掏出一个装得鼓鼓的破旧皮夹来。

“请收下这个，树林是我的了，”他说，迅速地画着十字，伸出手来。“收下这笔钱，树林是我的了。里亚比宁做生意就是这样，他不喜欢锱铢计较，”他补充说，皱着眉，挥着皮夹。

“如果我是你的话，我就不会这样急的，”列文说。

“唉呀！”奥布隆斯基惊愕地说。“你知道我答应了呀。”

列文走出房门，砰的一声把门关上。里亚比宁望着门口，微笑着摇了摇头。

“这完全是年轻气盛——简直是孩子脾气哩。哦，我买这个，凭良心说，请您相信吧，完全是为了名誉的缘故，就是要人家说买了奥布隆斯基家的树林的不是别人而是里亚比宁。至于赢利，那可就听天由命了。我对上帝发誓。现在请在地契上签字吧……”